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

西河集卷四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六

重修族譜序

予族以魏尚書僕射孝先公為遠祖南渡直言敢諫科進士侍御史叔度公為兩浙之祖元初處士貴誠公為餘姚祖明贈朝議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坦然公為蕭

山祖逮予十世矣自明正統後迄今康熙凡一百五十年間其登仕版者世世有之而在姚則丁多而族繁在蕭則丁匱而族復不克兵燹以後譜牒荒焉幼時聞族祖禮部公云寧七府君墳在餘姚師姑嶠冬青樹傍當石阡公征苗時值餘姚參政公為貴州提學副使兄弟行也同時仕貴州歸而墓祭于師姑嶠樹旌竿嶠中暨榜眼公以嘉靖已未官翰林編修相墓者曰師姑嶠墳後六十年亦當有以鼎甲官翰林者及萬歷四十七年又值已未而其言不

驗至康熙己未予乃以
制科應名凡取中者倣宋制科例悉以上卷官翰林一
如鼎甲之不必由庶常而授編檢者然則墳墓之所蔭
其歷久不隔如此今族既散處惟藉譜記而譜又闕落
予弟大觀乃力任而增修之予告之曰古貴分宗姓分
而為氏氏分而為族是也今貴合族族合仍為氏氏合
仍為姓蕭之五大房即一房姚之三大支即一支是也
合則如磐石牙齶相互合則如葛藟如瓜瓞根株與枝

葉相轇轕而多所倚附僕射雖遠昭假如在矣於其成也因舉蕭之與姚其祖宗墳墓雖歷久而不隔者書之于端

合肥相公千首詩序

合肥夫子自汰其詩一萬首為一千首曰吾家多文相然自深之明遠後所傳詩率不滿千首葢世無萬首詩相公集也其嘗謂夫子三不朽德與事功早見諸天下至于言

聖人曰其代予言久矣然則此言戔戔耳大言行則小言可省而亦有不然者當夫子以侍從槖筆爲天子所知日草千百言每計年校幹而編其詩比年必編詩千首或羸或絀如是者約十許年其于請急時乞錄夫子詩南歸名還町雜錄今所存尚千有羸也往處門下見夫子以學士叅知入政事堂中夜呵門出雞未鳴也至日仄而始還第故事叅判詞頭伺日上鴟吻刷廏馬行傍巳而散閒有申入而酉出者崔相所謂薄暮

出端門上馬詠詩是也今必駕以夜而稅以晝然且由元月以迄除月略無闕日無輪辰知印無三日五日一坐磚位無兼旬註門宇自左右相至六事府三府皆然而夫子皆歷周之乃復所至優暇方倪巾小寢之後門館閑閑白日明靜取韻牌集字以當茗博遇有酬唱則押紙疾書連篇而累什不計也夫應事拙速不闗勞軼夫子處性沈嘿而抽思朗捷既熟于朝常晨夕待顧問無所檢點而所押羣務即踰時越歲偶一詢及無

不響隨莛鐘而應若桴鼓以故心閒而思斂發奮泉湧雖欲過簡之而無可簡也嘗考三公宰相舊多兼官而不必實親其職周公以太宰兼太師江左置政府作司徒官唐以三省長官為左右丞相皆屬兼官而身歷其任則山巨源閱吏部司徒兩府之政杜佑以檢校司空入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世每加稱而夫子歷四部尚書由冢宰以入東閣雖

主知實隆然其卓捷為何如者古曰黑頭曰其年不可

及鄉使夫子以逮今之年留意聲律猶能以度越前進跨常侍而上而夫子不為也夫子曰詩有以相掩者李德裕是也德裕處慶歷之間以文章名而其後不傳其詩而傳其人相有以詩見者張説是也燕公踵姚宋之後足可繼軌而當時不稱其人而衹稱其詩然則詩亦可省矣其從在籍之末竊夫子所為百務簡簡而天亦即以簡德報之方太夫人歸塟時

天子奠以酒題曰貞松而不奪其情然而三公不備台

司闕其位以待之三年甫服闋而就家起之其為天下重輕如此乃喪車渡譙水乾膠舟所至省民徒而家無伍伯相國綰𦆶繩前行不移跬步既而譙西水潖潖初不知其所自來也其嘗赴義躬詣墓林見夫子廬居樓舊茨三楹卑且陋也第治司馬公泉臺經營高廠念無可為環蔭地者橫岡百里外無夭喬焉乃姑移前山枿蘖略具左蔽而斂粒駢茂欝然成修林墓左宜園司馬公讀書堂也稍稍理之作饗祭之室不蓄蔬菓不安禽鳥而方春而白燕來

巢未既而復有南方翡翠重樓于丘樊謂非簡儉之格天有如是者乎夫萬盈數也夫子去盈而就歉而歉亦滋大漢志曰大于千故千人之長曰仟田與錢則皆以阡計大焉集文者以千字為率史記貨殖傳凡棗橘薪蒿羊魚醯醬準以千為數曰千亦足矣則是相公之詩之千也葢去盈而就歉也然而詩之大亦見于此

孫繡姑表貞録序

國風首邶鄘而邶鄘之首則又以兩栢舟詠婦人志行

之不可奪然則婦人之關于民俗久矣獨是表勵之責曩時率歸諸監察御史以故巡方每歲必上所聞見孝友廉節覈實以題旌而今則悉聽之開府儀同彙請事行之合例者三歲一上而他不及焉以予所聞錢塘孫繡姑有絕異者繡姑十五一瞽女耳毀齒作人婦以貧家而為㨾婚少小過門雖與家人合屋居而笄簪未加則又一室子耳乃其舅其婿販笠他鄉而與狂夫為比隣杭俗貧巷多連房界一壁以分兩家而朝夕厮喚男

女不能避狂夫每侵女女拒不受至是以溽暑闔戸湢浴而狂夫穴壁而撓其足女詉姑訴之隣人狂夫素自豪往往以盛氣凌四隣于是率黨來咆哮隣有老者謂之曰何必然杯水可以謝百過過在君何難寫杯水謝之狂夫手杯前名為謝過而實借以為調笑女乃擲杯中其面面血狂夫率黨排闥入將捽辱之隣人解而罷然詬詈不已其語有不可聞者女乃紩其衣撮鹽而滷之侵晨進羹于姑聞詬聲泣而曰不幸而遭此能事姑

乎既而狂夫詬至門女仰滷氣絕隣人聚衆首之官會開府張君甫勵治以興教化正民俗為已任聞其事覈實乃破格入

告而先置狂夫于理或言女棺劣且豁不蟲不穢青蠅四飛無近者開府為置棺複而畫之重為文遣中軍致祭而布政使趙君少叅李君按察司副使卞君皆前後為弔詞懸之棺傍里老為蓆舍覆之凡郵亭鄉官士大夫之家居者及郡縣學博士相率為詩歌文賦粘之蓆

舍而里巷謠諺紛紛四起好事者作搊彈唱本譜其事為韻語使盲婦負絃而唱于市聽之者人一錢時康熙戊寅六月一十六日越數月而李子完車何子漢霞輯諸詞而授之梓予自傷老去不能為一詞綴蓆舍末而猶幸開府諸君其能砥民俗以繼採風有如是也因應其所請而力疾書之

顏母朱太宜人八十壽序

易以兌承坎為節而其所謂安節與甘節者反不在兌

悅之二三而在坎險之四五何也則以遇險而能安遘窞陷而能甘之夫然後坎險去而節以著焉獨是安節者甘于節也甘于節則雖節也而安矣予官京師值顔先生澹園以編修領袖史館而予追隨之因得于槖筆之次竊聞顔母朱太君者為兖州鎮國將軍息女歸之贈公考功郎當前朝崇禎間河北大饑山東鐵南皆被兵贈公父河間太守以嬰城死官而家居魯東兵之環城者潰而入悉俘其閭左而疾驅之且云緩者剸以刃

急即免時太君在俘間故不行曰此生須臾耳何緩急為遂到之城下而幸未殊也越數日家人有救之而歸之者方是時贈公家已破然猶踉蹌走河間奔赴請卹大司農倪公卹詞所云忠孝節烈萃于一門者是也予嘗聞其事而為詩記之暨先生母弟修來君入為天官考功郎則太君次子也幼負才譽好以文章為交游東曹邸舍車連而轡接予嘗隨衆赴請名茆菹蠃醢出其故鄉所進盧酒者而飲酣咨嗟必與編修兄弟謀造養

堂于京師以迎太君謂太君春秋高人壽幾何每以兩官奉庳薄深惻惻焉令予方歸田而太君三子世稱學山先生者復由檢討充兩浙主文官其所得士率一時名下而予兄之子忝冠一經遂藉同館兼通家往來及書上

天子嘉其能會功令督學院使暫禁坊局參以貳卿諸重臣而先生獨以史局官破例特簡爲兩浙宗師建節鼓開牙禾中乃忻然迎養太君張幃設幔躬帥門下士

扶侍後堂而太君已八十矣丙子五月值太君生日予
既合鄉之搢紳彙爲詩冊而門下舉人偕予猶子輩復
製幛爲壽予曰此即前史館所稱朱太君也即編修考
功所共謀迎養而未得者也夫當太君未行時其自視
此生祇須臾耳距今五十年而已臻八十是須臾而千
秋矣夫以前須臾言之不可爲不險以今八十年觀之
則又不可謂不安夫太君固甘于節者也而今以節而
得甘又安于節者也而今反以節而重得安是節固坎

也而一變即為艮坎者險也百川之至也艮也者貞也安也既如罔又如陵也而統于節乎該之令夫天無節則不成歲地無節則不成理草木無節則不能發榮華而致盛大第觀夫百丈之松結根山阿凡勃窣輪囷喬然不拔者皆恃有節目以釐乎其間則是險者安之基而節者壽之本也

孫氏族譜序

周制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每以同姓所系載其世次

于簡册以合之宗廟昭穆之列故雖别生分族姓氏屢易而終不失其本源所自何則有所以記之也吾邑孫氏肇基于樂安而大于富春其自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以來歷居吳陵有年矣曁趙宋南徙仍還江上相邑之湘湖而僦居其中至明世宗朝有禮部春溪公以文章爲世指名而其弟東莞公登嘉靖甲辰進士當時榜之爲湖中雙鳳比之雲間之兩龍而不爲過予嘗過湖濆慨然慕思嘆前哲風徽未嘗或沫而惜其族之無可

詢也今吾友爾猷誦揚先烈以康熙辛酉登鄉書赴公車門還隨彙其族人溯本星宿而派之胡蘊馬頻之末不佚不濫仿工史所記而葺為族譜使煩有所總散有所紀遠而疏者皆有統彙而孫氏之工史成焉予每見時俗之薄不親之至流于不遜見族人不問問亦不記閒有詢其服屬者輒曰工史書世為天子諸侯言之也庶人何足當此數而簿之籍之而予謂不然不見論語之式負版者乎夫民家口率何與至治而周官司書每

以邦中之版籍記諸名數而少宰聽事即又取其所稽版以驗其是否論語所稱敬民數是也則是天子至尊猶得取下民之數而周知之況同宗已

兩浙布政司使蔣使君民懐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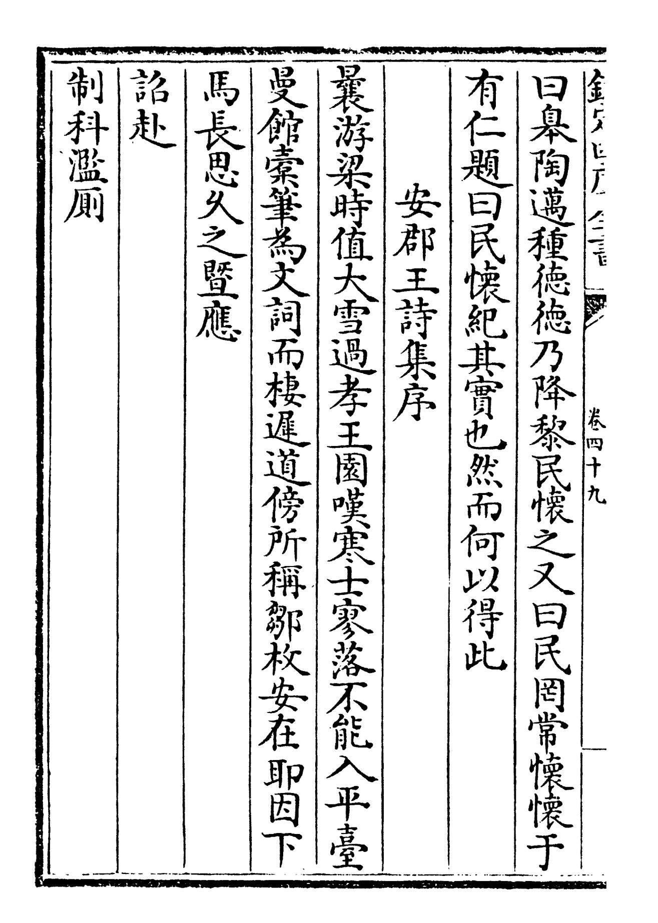
昔姚元崇去荊州時民遮擁馬前百計思所以留之者雖折鞭截鐙填門塞巷不可得于是為謳歌以送之今行省蔣公之將去浙也士子叩幕府慷慨陳辭農輟耕于野商人罷市三日咸褁糒躡草屩將號呼闕下願還

我公會

皇上親統六師征遠塞之不庭者無暇啟九閽以延清問然後民之懷思者相率為詩歌以志其不忘之意此其事與姚相之去荆門等然而何以得此吾聞公以從龍起家由官閥名員出佐嚴郡卒之以行軍司馬竭蹶効力于東甌再闢之際亦已多年會戈船出海南擴濵澥舉彭湖高華從來不臣其地者悉舉而為我郡縣念非偉略素著足以撫綏其地者未易勘此鉅任而公膺

天子特簡軒車露冕爲海外長城其間軫民隱而恤民瘼不爲不久顧與浙人何預焉暨公以西江觀察分路揚鑣賜朱旗繡袋以榮其身遂得以參知政事行省此邦然而承流宣化不過兼總大綱與斯民相倚賴舉凡政刑璅屑獄訟煩贖悉委之諸屬而已不與惟是舉賢升秀底慎財賦以攬其户版之成未嘗家餔人餕與爲咻噢而民之愛之戴之不忍頃刻而暫離之若疾痛之聯膚而甘苦之共咽者此曷故哉則以至誠之相通而

剴摯之忱實有沁浹于心而不可已也夫民可虐而不可欺也久矣驩虞之治未嘗不足以動人而肌膚未浹神髓未濡往往農人野婦忘長吏之尊對若家人然且鋃鐺夏楚不忍相加哀矜涕泗以轇結其情而究之所居有名及既去而茫無可思葢違道干譽徒邀民聽而民終背而去之有如是之愛之深思之切無所為而為無所強而終致之比之孺子之慕其母呼于途號于里門雖其母以得罪去猶不禁其子之期年而猶哭也書



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題曰民懷紀其實也然而何以得此

安郡王詩集序

曩游梁時值大雪過孝王園嘆寒士寥落不能入平臺曼館櫜筆為文詞而棲遲道傍所稱鄒枚安在耶因下馬長思久之暨應

詔赴

制科濫厠

親近劇聞桂山蘭坂閒多維城之英
龍種諸孫率能以多學仿周家分子賦詩睦族兼與賢
俊相介接而又以身為朝士不敢越典例一登其門然
後知遭逢有數人非鄒枚雖日伺東邸而無所用也今
請急歸里已踰十年乞閒下士不妨入日華之館校論
古者而長安相去三千餘里痺軀曲足何能自前即當
時休沐曾與　王孫博公者唱酬主客已唶唶成往事
不可紀矣獨念出都時客有書　安親王世子一詩登

之障面其題為秋江夜月用十四寒韻某愛而和之其詩至今存集中然實未嘗令世子知也乃數年以來大江以南藉藉稱古香主人詩禮堂書牖輒能寫其句入鏝壁間識者指之曰此即　安親王世子　安郡王也詩本之溫厚而出入風澤辭輯而氣懌一闋長安俗好南宋俚慢之習似與景運有重繫者丁丑嘉平某醫瘵杭州僦居仁和義同里忽有客從長安來扣門而入出所攜書授之曰此古香主人教令也主人以近所為詩抄謄一卷令校

次而敘論之某叩首捧讀作而曰此非景運弘開之一
大元會乎
皇上以神聖之資大啟武功使薄海內外咸入版籍而
文教則誕敷久也從來功成樂作必以四始六義為五
聲八音之本是以中和丹陛
皇上曽釐定樂章播之歌詠且復昭示羣臣以生聲製
律之法某嘗對揚之作
皇言定聲

聖諭樂本二書而未有進也今　諸王大臣皆能起而昌明之長吟短句一唱三嘆可以鼓休和而曜文德何其盛與昔楚元王好詩因自次所學為元王之詩而漢代文始之樂于斯以備即其後河間獻詩入對三雍說者以為此天人協應之助令主人所學亦猶是也其雖不才猶得于鄉居之次奉揚

聖教為一代文運所始即使皋陶颺言后夔典命亦未有過而又何芻枚之足云

索太僕晴雲集序

詩有性情初非質言之為性實恖之為情也當其情之所發根于至性始之兆朕于無何之鄉探之難明即之而無形既已刺刺焉不可自已而稍渝而遽失之而于是見之為言有漠然不解其所自來者而人之見之怵焉而驚蠱焉而感嘿焉而神傷以為疇昔曾有是而阮不能言即或偶言之而不能委晳焉如是之咎而此能言之且一若為我言之而咎之夫乃所謂情矣是以作

者于此鉤不為深灑不為淺琱鎪鍥刮焉而不失其靡
煩怨亂之節屬詞比事觸物而連類此在九辨懐忠四
愁怨友諸作時時有之而不知者動以玉臺西崑相比
方豈通論與猶子季蓮以偕計赴都與太僕索君飲酒
賦詩把臂金臺閒攜其所著無題詩若干篇歸以示人
人見之輒慕效以為天下詩有如是其可思者吾何為
不為之乃為之而倍見其不可能有慝者有自慚形穢
者有爽然失者猶子為集其見存者若干人人若干篇

彙作一卷將以質之長安之言詩者既已付之梓而載板以行予因于是時附一詩焉而惜其死于途而不能達也今予儆錢湖而太僕乃遠貽以詩緘其所藏稿而屬題其端予乃發其冊再三讀之益嘆太僕之不可及也太僕席台司之裔年幾終賈早能以其詩上膺

主知應

制之作裒然冠諸篇且復唱酬雜沓藝場文圃皆遍寫其詩粘之屏幛而不遠數千里向請急老人而揚風扢

雅一何善下予自歸田後往往訊日下近聞皆云長安高髻頃刻變幻車轂名士一時相尚為謰謱之音反脣為歡而太僕獨眇不一顧專以肺腸為纏綿人多稱之惜予老去未能藉美人所貽特為酬報而疇昔和篇乃不意隨衆人無賴亦謬附一詩寄思君之意一若冥冥感通有無端而啟其機者是亦言情者之所未解矣

柳烟詞序

少年讀人詞如聞清歌如衛洗馬渡江如從王伯輿登

茅山心思靡煩覺白日莽莽而不知此身之何歸逮老而幽巖涼潦不接朝旭壞衣無暴色散痺肢而沃之湯泉之間疴癢不復關寒煖不得相知雖日讀新詞何益而鄭君丹書以詞示予且請予言序其詞予思魏公文靖年八十餘尚示門人何穆之曰晚來讀離騷殊動人思夫宋詞者唐詩之餘也齊梁清商曲詞吳聲歌詞者漢魏詩之餘也楚詞者三百之餘也文靖讀詩餘而思生矣不觀柳烟乎春雲冪歷結初黃而曼布之長條細

縷芊綿而可愛而至于秋潦至于冬烈武昌官渡橚梢都盡而朝暮黤黮猶尚有霏霏之色舒卷其際詩之餘不猶是乎然則讀詩餘而以為可思老少無二時宋人與楚人無二詞矣丹書以柳烟名詞而意有在也吾故敘其詞而告以是言

始寧陳璞菴言志集序

詩無成法祇自言其志而歌詠出之故曰詩言志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詩者志之所發而往往得志之

士其文不彰詩三百篇大抵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陳子璞菴以始寧名閥寄居杭州其為人忼慨卓犖不詭隨流俗而與世之漠漠者游嘗過其所居席門蓽牖庭外多軌轍而高堂熈愉家室雍睦閒與一二友朋商古今得失予嘗聆其言而歎之今覩其為詩情能緯物文足被質散辭觸事取之為歌咏之資雖古今殊體而各極其致非所稱風雅兼行短長並見者與又非所謂心體明密故出言而能通居已端誠故輕浮

之盡進者與或曰陳子失志而詩自得即有時得志而詩亦無所不得志之無與于詩也而予曰不然陳子自號璞菴矣始而見刖不為璞傷終而見收亦不為璞幸曰吾志有在失者志不失者亦志也又嘗以摽梅自居矣松竹勁節雖歲寒㰚槭而榮瘁不形惟梅有枯菀而芳華之時不厭摽落曰吾志在是得者志不得者亦志也然則陳子之為詩一陳子之志為之也而他何與焉

西河集卷四十九

西河集卷五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七

新纂蘭亭孤山二志序

康熙丙子

皇上萬幾之暇偶書蘭亭序及舞鶴賦二通而在廷有請之者謂蘭亭本右軍修禊所記當奉

御書勒石于紹興山隂之蘭亭而以舞鶴賦勒石杭州孤山間以宋林處士曽有放鶴亭故址在孤山麓也當是時蘭亭孤山諸名蹟久已湮塞而宸翰忽及山川焕發觀之者皆有登臨慷慨之思焉予友王君草堂目睹茲勝因之作蘭亭孤山二志以備稽考其費編摩成一書已三年矣歲在己卯恭逢聖駕觀河南廵駐蹕杭州三月二十五日在籍諸臣朝行在畢㑹各有

進獻賦頌冊子
敕黄門收入而草堂以草莽臣亦得將二志抄謄逐隊
呈
進此真異數為古今史冊所罕覯者乃越二日而掌較
官屬索草堂名甚急遲久不至值予詣
扈蹕大學士張公宣予至
行在朝門傳
諭奬勞兼出草堂所

進書
敕其改行謂既名為志自當先事蹟而後題詠况兩人
之集祇應附後非本志也遂付予轉授傳
諭改去其
諭之宛委昭晰至于如此夫草莽微言上邀
天睹斯已竒矣乃
褒嘉之餘重以訓迪陋巷窮士一旦被
都俞之盛儼若嚴父師之教弟子此在後世聞之猶感

慕嚮往以為難得而況躬逢其際者也草堂從此可自
慰矣方予捧册還草堂時徵問其故草堂曰予纂二志
時欲倣常璩作劉先主志因以兩人世系文字列之在
前而既而更名蘭亭孤山而仍不之正
睿鑒如電霆早已燭及敢不稽首改正以報
明詔曩者東甌初闢　和碩康親王還師江干廡草堂
文行之卓蒙賜蟒衣草堂謹閟之篋笥不事焜燿而今
復為

天子所見知特賜嘉與將成其所著以嬗于不壞一何
慶幸嘗觀草堂所著書尚有四書疏解聖賢儒史朱陸
異同幷大學孝經諸辨證皆有關儒術可以嬗後安得
盡獻諸
當宁而爲之正之

李生試文序

李生白山抱卜夏之痛效楚人作哀子詞而讀而善之
請與之游因見其人狀貌非凡發言多驚人而尚困有

司阻下士之試每見必訝然意者長于古文未必不詘于令文也與及覿其試卷然後知伯樂之難逢而鹽車之下之所由泣也司衡者日衰矣主者寄其目于人而以肥自利間或借名採訪下及寒儁往往濫被之輿臺皂隸公乘姑布之子而欒郤之後必不一顧亦安知世間有錦心繡腸下筆如繙花而龍沈蠖屈猶偃蹇有待如白山者耶白山名家子世嫥學海其王祖我存先生以太僕卿為啟禎名臣著書數百卷所傳乾象輿地禮

樂算數諸冊為天下宗法而王父工部公早登建禮其闈房諸牘衣被海内令白山起而承之陸平原即不入洛亦安敢謂世德駿烈必無誦揚況春郊不終蟄也餞先生者白山之九方也憐其才惜其遇梓其所試文以問世然則天下亦尚有知已如先生者矣於其成喜而序之

李白山續刻試草序

向白山刻試草成愛而序之且以不遇知已為憾乃未

幾而都運李公知之三試其文于籌商之堂拔取第一又未幾而上其名于學使者學使者又知之取民籍第一未已也取商籍又第一夫都運公本侍從名臣初以第一人解南宮而學使對策爲臚唱第一以衣鉢言則白山之第一或不僅止此小試而即此小試觀之蘓氏子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於市者市不知也伯樂驟見而顧之其價十倍令不既見伯樂乎然則價亦何可量哉續刻成喜而又序之

盧樹侯詩集序

三古詩與文並傳漢制科無詩而三唐兼之宋初遵唐制而既而去詩當時爭之者如蘓子瞻輩僅曰唐以詩取士而賢人君子未嘗之也其為言止此而已然猶有文也至明則不惟去詩乃於文之外又別有所謂文者而於是詩與文皆亡夫使詩可亡則詩不宜列一經且不宜以此立學官取士夫既以詩立學官取士而謂士不得為詩可乎惜當時議貢舉者言不及此若夫文則

上自朝廟下逮閭巷凡鐘石旌常碑板竹册以至移告
質劵柬札簿牒之細皆未之學於是通籍以後悉請名
記室明明僱倩而不以為愧曰吾所學無是而已盧子
樹侯恥其然自趨庭受書以迄出郭負笈為今文為詩
為賦為古文為雜文無不探其郛而入其奥不為詭隨
不任朴畧不好務通侻而趨一切其寄託深長而譬類
廣遠燦燦乎質有其文焉予入館時日步趨西寧先生
以為楷橅嘗謂高文典册能為

國家職紀載之事者惟先生一人而樹侯繼起如是漢人以詩傳韋氏是也唐之以詩兼文者張藉父子是也進而三古則不可量矣夫樹侯之必不止以今文為世稱可知也吾縱不敢以宋後詩文目吾樹侯也然又安敢以漢唐所傳者為樹侯限哉

重修北渡橋募序

北渡要津也扼南北之隘以導其往來其諸舟車之恃有橋也猶之腹與口之賴有吭也今吭亦稍哽矣從來

國有大役則必邦大夫主之邦賢佐之井里小民羣起
而趨之走之今邑有賢父母為政而薦紳先生復相助
為理亦何患大役之不驟底于成而猶有進者曩者泉
州瀕海城東洛陽江漂没行路太守蔡襄為建大橋以
渡之後所稱洛陽橋者是也其時奏請水衡并捐月進
又且合平海諸邑而共為匡濟然猶官錢居其半募錢
居其半今其橋硅尚勒僧衆名以示奬勸記載可睹也
然則兹役之重有藉于募之也夫復何言

西泠唱和詩序

老不能詩況能讀人詩哉顧唱和詩即不然唱和有興會唱和則于詞于韻皆可比絜焉而見其短長夫老年寂寞遇有興會事即趣之況短長品隲尤予生平所願聞者乎司成汪先生同官同籍向與之唱和而畏而避之今暫稽鄉邑門庭清疎日與其門生兒子作唱和詩予受而讀之既而掩卷不敢讀其故有二一則唱和之體始于中晚而靡漫于宋今世不爭為宋人詩乎吾懼

其以皮陸之濫觴而及蘓黃也一則短長比絜踧踖未决吾既已避司成矣顧其所與唱和者匪他人露渭山人皆當世名下士而趨庭二子詩復爭上嘗見楊公侍郎和其所和十寒詩而嘆為莫及萬一短長之間仍稱司成在知我者謂我為暱而不知我者即謂我為讕夫暱與讕予則何敢而既讀其詩一何超中晚而更上之也一何相顧寡短長也子不必恭父弟不必讓于師也時而綦置上與下若一也時而入平林長松與短栝無

參差也幸而老去不能詩不然其為畏避者何多也

嗣音軒詩集序

古來談閨門之盛無過班謝兩家然而班昭續父兄之史而其夫曹壽全無文章即隨其子轂作陳留長曾賦東征而為之子者並無一字傳于人間謝道藴與羣從唱和及其婚江州則天壤王郎世嘗惜之然則班謝之所為盛固班謝之盛而非昭與道藴之所為盛也人莫大乎有家庭之樂而家庭之樂尤莫大乎父母舅姑夫

妻子婦之相歡故内則講扶侍之節其在飲食則膷膮醢炙必求其精在衣服枕簟則衿纓綦衺牀梔衾裯之必求其備甚至樂府歌三婦或美容飾或工織作或援箏操瑟以娛于丈人之前卒未有起而談藝文者而苟其北堂几案長幃短榻抽書而授牘承顧接欵以與寢饍相周旋則雖三婦三息綰銀黄而拖繡紫亦何以過故吾謂班氏一家以叔皮為父孟堅為子而又得恵姬道藴輩以為之姑婦則其為一家之文必更有異而惜

其不然也予向讀柴季嫺詩嘆季為沈君漢嘉之配秦徐夫婦鬱乎可觀既而與其子方舟君游則已輯為沈氏一家文凡門庭内外裒然成集而柴夫人詩則儼在其中焉又既而讀繡帙餘吟一卷則朱順成之詩也順成為方舟之配與柴夫人為姑婦前後暉映予曰太姒嗣徽音此其是乎又既而果以嗣音軒詩集屬予為序人有好友能文詞即望衡對宇不厭屢從而苟或兩地相隔則聞聲相憶雖復千里命駕不為過而乃近處之

房室之間以朝夕相規摩則其爲友朋之樂已越尋丈而況夫妻子婦之聚于一堂此亦生人所希覯之事而沈氏有之予年近八十友朋凋盡偶有質難出門復入門茫茫安之聞沈氏當日中之際不無稍仄柴夫人已厭世漢嘉居窮巷忽兩目不見物而方舟夫婦每侍坐談義遇漢嘉欲有讀輒夫婦遞讀以當目及即漢嘉性耽書日願十百讀而子婦之侍坐者亦十百讀無厭此亦家庭一盛事矣若夫順成之詩則詞質而意達有似

乎杜甫之言情者柴夫人詩多凌厲有似太白與順成之婉而摯各有所到予門有徐昭華者會稽女都講也頗工詩是集成當貽一本示之

胡國期詩序

能詩者不必能文而能文者必能詩李杜無文而昌黎眉山其詩並為世所稱葢銘頌賦誄以詞為文故古善文者往往著有韻之語于散文之閒况舉文八比尤以偶對為章程者乎胡子國期從予游每見其舉文劌心

鉥腎託其身于眇漠無朕之鄉而乃由窈冥以達高明
淺者深之直者曲之疏通者假冪歷以彌縵之使尋常
畦徑爲之一開以是而爲詩其大者入于杜陵之奥而
偶然結撰亦動以盱眙昌谷爲法鉤隱剔密而不屑屑
于任華彭伉之末嘗爲長律百十韻推挽頓挫世之含
單行而窮比步者莫敢先也昔有操瑟過齊門而門者
叱之謂王好者竽子操者瑟瑟雖工非所好也而其人
亦即趦趄却步而懐瑟以退予謂亦其瑟未工耳苟工

瑟則洞庭張絃通于嶰谷夫猶是五均七始九歌十二管之各以類應而舍嶧山之桐吹雲門之竹亦必有烏鷩魚駭感神人而和上下者夫聽師曠之彈而尚疑其有遺器必非知音則讀國期之文而尚疑其有遺詩可謂之知文者乎曰未也

讀書堂詩集序

初僦杭州時辨論禮經與汪司成君主客于錢湖之濵其時汪次公無已每有質難厠其間以司成君廬墓讀

禮而為其子者亦復就廬講習以抒其晨昏之情皆孝
思也今司成服闋還京其長公無亢扶侍邸舍而無已
獨留家門如所稱讀書堂者則凡克家與持門其為任
較重于昔而乃應舉之餘復出其所為詩以示予取正
曰詩與禮總讀書所有事也予聞夫子教伯魚曰學詩
學禮夫亦以讀書所重首在詩禮顧學有不同學禮惟
講習而已無自為禮者而詩則可自為之故夫子亦曰
女為周南為召南吾不知今之為詩與古之所為有合與

否然而為二南為三百為漢魏六代為三唐宋元明其時固殊而其所為之不同亦已久矣三十年前予選越人詩而杭人為詩者不一家其時重標榜赫然于人然且守雲間歷下諸胚膜定為成法謂入此則是出乎此則不是向使以今所為詩使昔人覩之必瞠目撟舌駴為異事覩者遂以定今昔之優劣然使在昔佳詩陡出之以示今人亦必嘸嘸然相顧以起何則氣志未通則胚膜不相接也外氏謂生人自少至老形貌有殊而

中心不殊故善為詩者毋問在前與在後而讀其詩而作者之心宛宛相屬則雖起王子安讀琵琶行必以為善而使履道坊人各仰首而讀滕王閣詩誰敢不俯首稱莫敵者初讀司成詩而動于心今讀無已詩而又動于心此其為詩必有不與世進退者記曰無體之禮氣志不違夫以氣志為禮與以氣志為詩其胚腜不同而心則一也無亢無已南北各處而不違于孝前時學禮今學詩而不違乎學司成父子各自為詩而不違乎氣志

之合讀書而已矣雖然讀書者匪直詩也然詩可觀也

嘯隱偶吟錄序

奕公以息慈之年受平陽記莂爲乘門高足弟子予羨其聞道之早每以聖門之子淵目之乃平陽所期極其遠大甞招之繼天童之席垂手東方演彌天大業而奕公多方辭去棲遲于錢湖之嘯隱者凡若干年予就醫會城往往造其室見所居穹如即敗椽改葺楮柱歲月依然廓落無四壁安見所爲一塢白雲三間茆屋者而

奕公處之泰然然且閉戶不出致絕粒啖柏如休糧僧而饑癯不形貌澤而神融究究有太虛之在吾躬浩浩乎空空乎豈非吾儒之所云戰勝而能肥者與自少林以不二法門直指心印將從來十六觀禪一切埽盡以為一真不立何況文字而平陽狡獪往往以神通游戲偶拈句子而從之者效之遂或以湯休之業唐突圭峰者不可勝數乃奕公視一切所有總若塵土而偏欲實諸所無亦以文字為游戲夫以奕公之才向使讀儒書

智高于身而力多于髮以之為學事為世業為儒門經術計藝未知與鄭玄盧植輩相去何等然且勤息于彼而屏跡于此猶能出其餘貲于不二法門之外回偈為詩回梵字作師宜小楷世之為詩為小楷者無以過也然則奕公之所到豈有量矣奕公居嘯隱錄偶吟一卷見示凡詩若干首佛家所謂大海之一滴者奕公請序之因序

西湖蹋燈詞序

往作京師蹋燈詞而京師無燈惟廊房百餘家各燃燈兩櫊間並無山棚露欄并棘盆綵竿之見于街陌而九門喧然蹋終夜不徹好事者遂各為之詞以紀勝事令杭州燈市不減曩昔獨西湖無燈馬君逸千乃作西湖蹋燈詞六十首傳于人間豈亦京師蹋燈之意乎孔子告子夏有無體之詩無聲之樂以為心存禮樂則不藉聲容之發而皆得其意西湖固勝地又值燈節則凡樓頭紅燭塔心佛火與夫漁炊岜竈船星隄月之相為照映

皆足當九枝百炬而逸千一一而摹畫之東棖西觸情思滿前此豈南渡以來上元紀事之可相彷彿者㓜時宿湖濵三門不閉笙歌燈火中外相接今不可得矣迺者

聖駕南幸宮車先後從三竺還蘓白二隄皆籠燈樹間晃朗如畫雖京師安福門觀燈迎仗無以過此此則西湖之所當蹋歌者也逸千亦進而補之乎

何氏二童子擬應制詩序

何氏二童子者何會園東部之季子也東部擅世學其長君慎言既以藝文噪于時而晩得二子先後競爽觀者謂其有三珠之瑞焉特東部宰桂東時攜二子從予嘗聞其名而未之見也康熙巳夘

上觀河南巡駐蹕杭州會東部君以

內名需次巳攜二子還江干迎

駕之餘朝賀

行在二子因得隨父老往觀擬應

制詩若干首將懷之進獻而以年幼未能上趍趄而罷

予乃過二子出詩讀之一何高文典冊超等倫也杜甫

有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讀者每嘆其夙悟而既

復有詩又云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犢走復來則未

有童心而能以翰墨為馳騁者得毋所言非實録與今

弦石年十五章江年十四實能挈筆伸紙揮灑顧盼于

座客之前湯湯涌涌然且大篇短章皆成㮚薙羽翼成

而文彩備此非健犢往來所能到也在昔天子巡狩賜

高年粟帛而童聖兒括亦得間引為鵷雛鸑鷟表人國之瑞惜二子趑趄未能有先之而使
上聞者然而夜光之珠終不可掩杜甫不云乎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吾將拈其詞為二子贈豈有過焉

就正篇序

猶子遠公偕計車行者十七年兩為南省首拔士而詭得復失遂操筆為歌曲遊于酒人出入王門間幾不得

歸暨歸而悔之乃復俯首為舉文鉥其心劇其肺腸必幾經頓挫而後快然而出之故文窅然以深復曠然以解世之謀篇者莫過焉夫繳鳥者得鳥而棄繳意不在繳也柴魚者既取魚而漂其柴而不之顧何則以所求不在柴也今以入林臨淵之暇進無所得退而修器猶復就傍人而較器之利鈍一似沾沾乎繳與柴而不忍釋者夫亦以矰繳雖細傍覩極清蓋必魚鳥之見親而後傍覩之利鈍于以出也結網者忘筌之前事也

丹井山房詩集序

予以殘年住杭州思得宿好者與居因僦竹竿巷與老友顧侍御君為比隣而侍御君辭我去已七年矣吾早知侍御君有後杭人無大小皆能稱顧十八郎第甚弱不得而與游也閒過其所居見其戶外屨日益滿甚先人所藏書日益增多榻案閒瓦漆銅竹諸器物日益完且好其吟篇寫軸日益富七年之閒仍得安居竹竿巷以游娛其中非東隣有人不至此昔人謂阮嗣宗與王

涼州游既而與其子安豐為文酒之友世所稱林下諸賢有阿戎者十八郎非其倫與今年秋以文戰得勝將攜其文游長安而以所著丹井山房詩示予黙定予廿年不為詩故亦不能閲人詩然而好與惡心所知也少時出游必載已所為詩與世相唱酬比歸必捆載盈車篋而後返爾時心儀者豈伊乏人然而五十年間傳者益少雖詩固難傳然其跡亦陳矣丹井詩上追初唐而以中晩為門户雖資州汞強松陵東野亦復窺其樊而

闖其輿然且推陳出新若惟恐塵言之殢其筆者予嘗謂文章千古事原不宜妄逐時好而性每喜新老年減滋味雞猪魚羊日溷乃公可厭聞明季白門有盒子會每月節勲坊貴官以鮮味相餉有沙菘土藕銀餅法鯽諸物每一念及輒饞然朶頤思厠身其閒而不忍去何則以其新也吾讀丹井山房詩而喜其新而不可厭也因漫取其篇而為之書之丹井山房者侍御別業在葛洪井傍非竹竿巷居也

鐵庵詩序

古文無言時與景者日記游覽記皆漢後之作也亦無言情者寓書贈答序皆近代製也其專言時與景與情者在三古以旋惟詩耳然則賦詩而能靜領節候體會境地終其日閒觀性情以與世往來宜在釋氏而自唐迄今傳者多有顧求其顯著一時與李杜王岑爭先後者卒亦罕有則以寫景搶卒便涉疏俚造情哆朴反成鄙弇也鐵庵和尚為平陽付法子弟而下筆為詩如湯

休如靈一如賈浪仙辭致結屬韻句纍貫就其體撰而皆得其言情言景之趣劉夢得有云片言可以明百類坐地可以役萬景此其是與鐵公往平陽與越人游越人無言宋詩者今將歸淮南行脚道路亦定無有以弇鄙疏俚之習汚我念誦惟是淮南舊游地且多勝景而其中人士亦往往與予有疇昔之好他日能憶我未免有情當復記其所游覽而示予讀之

日南和尚增釋感應篇序

無所為而為善不必有所為而不為不善世有幾人下此則第以有為之學分別善否雖夫子不答南宮括佛氏言因果即是下乘而要之福善禍淫與三緣五覺之說彼此並行惟道教言太上者則不及焉自趙宋理學祖述老氏濂洛大儒皆以華山道士為之宗于是談道教者小變其習諱為我之學而講大同因之有感應一篇流傳人間而宋史之輯藝文志者遂編入之迄于今天下之舍因果而談感應者非一日矣越州日南和尚

繼弁山之席闡導諸方將以不二法門絕一切因緣而乃較論感應篇以示世世遂疑西來心印降而為道士無賴變言禍福之所為而予不謂然少時聞二氏之學輙起攻訐而既而誨之三教本不同而同歸于善雖道之所謂善或非吾之所為善而其為感應之善則無勿同也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為陰陽言之也性也繼之者善也中庸不云乎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為至誠言之

也道也明善所以誠身也伊訓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為凡為君者言之也治也合天下而同歸于善也然則三教無異同道術無大小以此見性以此誠身即以此治世善之為用亦大矣日南自作百善圖以為修一善心破百種惡修百善則惡亡矣夫以有善無惡之性修為善去惡之身進而治盡善無不善之天下吾未見以善為事之為禍事也吾未見以善為言而猶曰非吉人之言也然則道書何害焉

西河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五十一至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西河集卷五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八

勤郡王詩集序

詩者文之一體也世雖好文必不能按體而具為之獨于詩則為者十九豈篇短易成抑好者多而趨之衆哉夫亦以詩能達景無問身所值身所不值而皆得見之詩能移

意不必思有所及與思有所不及而諷詠焉而皆有以遇之且夫人之遭逢亦大殊矣或悲而離或歡而併舉凡登臨游讌感寄觸發其為事不一而其為情也屢遷乃一展卷而無不得夫乃嘆詩之不可已矣予歸田以來老不能詩日有事于書易春秋禮樂其視門外事若泉壤之相間隔忽有客從長安來賜我以　紅蘭主人之詩拜而讀之一若瞍而明瞶耳而復聰暗啞而剪剪然諞諞然景所不值者值之意思所不能通者通之彷彿置我于二山

之間平臺之側西園冠蓋之地嗟乎何其快也夫予之思　主人者匪直今矣　紅蘭之名遍于寓内然卒無能覩其休而睹其盛少時以避人奔走道路勞瘁之餘每思及長安輒以為天上人間迥不可到即登朝以來密邇禁近居然入蓬山瀛島之間而一落江湖陡絶夢寐而乃使崦嵫匿影重登扶桑非筆墨有神焉能至此令夫友朋往來偶不相值初以為雲散雨歇而忽通一介越

數千里道而授以片言猶必感奮流連視為難得而況以天潢之裔桂山蘭坂之英擕天上人語而振之蠮螉呦嚶之穴有不喟焉長思慷慨焉而嘆興者乎方今聖人御宇文教滿海外天章雲漢昭然在人予雖老去固有誦揚之恐後者獨是丁儀之丈陳思所定而庾蘭成集則滕王實為之序予少嫥文賦垂老棄置乃卒不能定其集以邀　主人之一顧讀　主人之詩而媿可知也

靜念堂稿序

曩者猶子驥聯謁建禮歸自言游　諸王之門平臺旻館往往曳裾于其間嘆長安風雅總歸

帝室舊所稱好學賢宗為世指名者不一而足予深感其言自傷老去即欲如當日朝回過積善坊邊偶一駐馬而不可得也今猶子物化予亦倍老華胥之夢自分永不能再作而靜念主人倏貽近年所著詩而屬予校定予思國風與二雅不同皆以時地所居處而于焉分

之王朝為雅列國為風此非好為是區殊也誠以風雅
有體詩雖言志而崇庳之體即現乎其際今有談京國
行事而不要之以大體也乎高文典册廟堂自別而況
鹿鳴四牡皇華杕杜無非介弟姬旦分子召奭之所作
如所云因一事以紀一詩其目二十有二者此非閭巷
老人所能道也乃靜念主人抽思廸慮隨心之所之而
指顧裁適辭采畢發第出乎性情而止于禮義遂使閭
巷所不能道者而道之而中人之私開人之隱此不止如

前人論詩徒以時地分正變已也十年以來不能作詩而祇能讀詩今并讀亦不能矣予受主人之詩而深有感也因為校其篇而序之如此若夫五王宅畔侯門歌絕縱徼冠蓋亦定無能出一詞以紀其盛者而又何風人之足云

臆言序

俗儒習八比不通一經其能稍窺六學者尚猶難之若躬行之士則千室一鍾矣且聖教衰歇行方萬正斂手足以敦踐履遂稱罕有茍求之身心性命之際而能道

所見則萬室不一逢矣吾不知吳子殷書其為人端在何等而乃介所知而投我以書曰臆言大抵上闡三易原本象數雖珠林玉關多所旁及而究歸于陳邵之學好學人也既而推之言行之間日用出入教家治世皆有繩檢且慤于勵俗而急于勸物篤行人也而至于原始至于原性則實實言之一若有所見于中者予童年講學稍長棄去暨游嵩少而得受聖教于醫閭先生之後顧追隨影響每欲自疏其所見而究不可得而臆言

能言之此非豪傑之士乎或曰無極太極先生之所疑也道德五千文先生所麾而外之者也陳摶邵雍之學雖新安所遵而先生則歷辨之而未之許也今一舉而盡反是曰不觀夫鬻脂者乎盜蹠鬻之為蒦樞也而曾參鬻之以養老粢醍麯糵妹邦用之為長夜之歡而文王用之可以備洗腆而供饋祀道一而已

耿雪堂賸篇序

西河自言曰吾生平有三幸一不為繼子一行文無宋

人論體一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夫宋人論體則亦何害于行文而惡之若是以為好翹人過吹毛索瘢有害心術故翻成案變亂黑白有害是非搖唇鼓舌抵掌言事有害文筆自三唐以前並無此體而宋人倡為之而害不可道人有以論文見示者隨手還謝曰非所好也乃一見元襄先生文而怪之三復三嘆曰此非天地至文矣乎議不骫于正而中人之際浮薄者既非所道而迂儒繩檢睾牘綸而不敢近出其知見實可以上

下千百年史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也先生在明季試必領衆早已食下士之禄吳越間士望而歸之者如影響而終以避人之故隱居當湖遂不屑以文自見今幸與先生之子游急搜其文而全卷已亡即賸論一體亦復零散而不具如是予既悔前言之過而深嘆名山大篇其滅没于斯時而不可考者將不止是文已也因爲鏤其篇而又序之

沈瑤岑集千家詩序

自集詩法興而繼之者集古集唐集三百篇集陶詩杜詩集樂府詩餘長短句而獨無有集宋人詩者則以宋人詩之記之者之少也葢不記則不能集不記則讀之者亦不以為集之者之巧是以集詩萬首莫如泗上施助教然除所記外漠漠而已如此則與自作何異焉今人好宋詩而皆不能記蘓黄楊陸掩卷茫然予嘗取千家詩示之曰一團茅草亂蓬蓬此宋詩也沈子瑶岑乃取是詩而集之驟讀之而驚既而頥解又既而心曠神

谿柏桌呌快事猶是孩豎所誦諳于心而熟于口而乃
曳白妃黑移子而换午耳目變幻一至于此令人好刀
大食百辟豈有畸製乃雜取莊山之銅歷山之金冶百
以為一渙然若氷釋爛然若芙蓉之出于塘令人亦好
裘剸豹以為襜刲貍首以為袪綴千羊之皮以為三英
五紽而浮光集翠千紕百結之名其價什倍然則集詩
雖小道其亦足以見其裘見其冶有如是也

張介眉八十序

當湖有薫葭園聚家而棲于水鄉之中菰蒲茭菱四嚮而環之以鬱為名人高士之所都居詩人所謂蒹葭蒼蒼在水一方者一若為斯鄉詠焉第是詩本招隱之篇而序詩者謂秦襄繼霸不能取岐西之地以復周業因慨然以道阻且長藉之興懷舊之思豈其然與介眉張君為當湖望族而舉家居園圃之中亦多他望族居之而張氏之居園則甲于湖雅坪學士曰吾家南陸世與張氏為婚姻介眉吾親家其子子益吾婿也而蒹葭蒼

蒼每欲溯洄焉而不可得即間一至之而媿其為人夫
以雅坪賢君子出處不苟生平多大節其于世無一可
愧而猶扼嚥嚥則必其現行異軌大過乎恒人而乃詘
體焉而居于是夫是以每溯洄而嘆莫從也今介眉年
八十矣當七十時學士贈以文載雅坪集中不十年而
學士乃先我反真予以七十八年之友未能溯洄一相
從者而亦贈以文嘗嘆从為人作壽序而自檢其篇八
十者裁八人九十四人百歲者一人耳上壽之難也如

此學士文有云張氏之世幾百歲者二人踰九十者二人幾九十者三人夫向之幾百歲與踰九十者今百歲餘矣即幾九十亦幾百歲矣此無論其皆存與否而上壽之易則又如彼是豈隱者多壽抑亦身居之薫葭之閒而逍遥溶滴天即以仙人之日月授其人與夫文獻之重也久矣老成典型當

鼎革之後易于放佚而介眉以肥遯之軀閱世長久舉年時所見所聞興廢得失皆足鑒往昔而儆後來加之

多識大小前朝之掌故嘿識胸臆此在
聖天子下省高年猶當造門而
憲乞之而況子姓登
朝其為賜鳩賜玉者方未艾乎少時閭里有長年每就
之聽百年閒事往有聞神廟太平貴家往來諸遺蹟以
為咨嗟而今則啟禎之間能言者鮮矣夫鼎彝盤簋奩匜
舟刀茍雕陶冶漆在宣成靖慶所製即什襲拂拭尊為
寶祕況人惟求舊誠有如薰葭之詩所稱懷故都而嘆

興焉者則以老成之尚在而稱觴百里相繼恐後夫豈異事而苟曰十年以後誰為贈文則又予之詠溯洄而茫然者也

高雲和尚四居詩序

佛家有偈而無詩偈也者揭也揭其旨而已非為詩也自中峰以詩為偈而偈乃一變然而所揭之旨仍在焉高雲工為詩及受法為平陽弟子則棄詩為偈而既而居山居水居市廛居舟楫則又重仿中峰四居詩而以

詩為偈夫為詩為偈是亦何所于分别而以予視之以為四始六義靡一不備者而明眼者見之則又曰三門八正無少欠焉夫釋無文字久矣天童直指一傳至三峰而旁及言語然而平陽與三峰則竟以江漢目之雖同宗于海而岷嶓之見未嘗亡也今平陽一傳而文字之盛遂為古今所未有予不會佛法而老年註經遂厭文賦為宿孽而高雲寓書于予謂葛洪井畔當邀予話三生事盋夙契也夫予不為坡而高雲應現實有如源

澤之悟三身而得化身則其慧業結習固有疇昔之難忘者予讀四居詩而并為及之

魯緗城詩序

予避人還真州值山陰沈九康臣以丞相判官主文江南藏予秦淮之複壁間其時潤州司馬魯君讓菴造戈船江濵與康臣同學且同官毎以文酒相唱酬而不敢與也暨予還里閈遇讓菴杭州相見慰勞而康臣以都官郎赴玉樓去予方悲故交淪落鄉里後進無復擅詞

業如曩時藝苑與讌菴三嘆而既而江東同志無不藉
藉稱讌菴諸子有學而次君緗城尤工詞賦往以五七
言長城爭雄于時時之唱和者率相顧咨嗟以為莫及
是何平陵之裔多才士也夫世家名閥豈乏賢儁然挾
其所到多以仕進相矜高求其一二有學者卒亦甚罕
今讌菴以粵西觀察進參知行省開藩于五嶺之南而
緗城赴覲與諸同學登臨感慨合離分併往來之頃饒
有篇什予年七十後已不能操筆為詩其故有三一則

江淹才盡筆豪脱落一則揚子雲方草太玄悔實學不早槩從廢置一則鍾期既逝雖高山如故而聲音歇絶康臣亡後便不能無黄公壚下之慼而近覩緗城諸詩有不禁酒傭之技癢者第崦嵫迫促仍如避人複壁中雖欲為唱和而仍不能也

蕭山令鄭侯生日序

越淅而東出者曰蕭山其地丁句餘甌海之衝土瘠民貧尹之者非具管樂之才秉夷叔之操皆相率謝去閧

府憂之會

天子南巡簡供億之官蘭溪令鄭侯以能名徵之掌太馭鈴鑾扈軍前較之除道者設帳于衢數十里刻日而辦不費民一錢開府註其勞值蕭山闕員東曹上選格已有人矣開府曰此地繁非是君不勝任破例請調侯蕭山部臣尼于例格不下

天子見侯名特降中旨曰可命至浙蕭山諸郵亭鄉官齊渡江謁開府軍門而蘭溪民大怨集父老子弟數千

人譁曰何為奪我官撾鼓兩轅閒開府初勞之既而出

上諭曰敢抗耶蘭溪民不得已咸悻悻去阻江扼官渡

百計謀所以留侯者不得乃以數百人送侯至蕭山脫

侯袍韡號于途而返侯自奉調後詢民疾苦先去其害

馬者大抵以行所無事為休息根本除催科之外訟堂

晝閴獄市不得作而究之官無廢事民便之然而過于

砥操絕苞苴屏餽問辭饗謝宴並不受鄉官以下一蔬

一菓而薪米出入官值卭于民是地無閒田羸賦可陰

資日用而一切耗羨杜無遺隙幾幾有桴蟬槁蚓之患士民聞者無不惻然其念之顧無可如何至于重文禮賢恭敬而下士其于試事無所苟又其餘也夫四民者士民與工商也四民並重而士與商居其二宜無所軒輕其間而輓近之弊重農而抑士且重士農工而抑商名為損末而實于本無所益蕭山本産鹽之鄉牢盆煮海而盜販充斥害

國禍商并累司事之考成而漠不相關者尚復以紆繆

之說故為撓挫而侯力持之其于四民之輕重無偏畸
焉歲之秋仲邑人以侯之生日以幛稱祝而乞予文書
幛閣子曰中庸推至誠毋以不已不息為悠遠博厚之
徵謂夫誠民有基即久安長治所自始也然而上之得
君下之治民中之信友必要乎誠身而極乎明善以為
發乎邇而見乎遠功建于此而效成于彼可久之業端
有由致而君之治民既已所在有成事矣爾乃上自
天子次之開府儀同及參知行省提刑觀察以下而無

所不獲然且塾門之老所稱郵亭鄉官者即朋友也朋友雖甚踈而偶爲賓僎即備言其事一往可信此豈旦夕間事哉千秋百歲于是乎徵矣特所慮者侯資俸已深在

黼座既知其名而使相以下又必以明試之蹟有所薦引祗恐

黄麻之下即欲集父老子弟一如蘭溪之留侯又豈可得哉

西河集卷五十一

西河集卷五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九

唐人試帖序

當予出走時從顧茂倫家得唐人試帖一本攜之以隨每旅悶輒效為之或邀人共為之今予詩卷中猶存試律及諸聯句皆是也曁歸田十年日研經得失桑榆迫矣尚何

暇及聲律事容有以詩卷請教者力却之康熙庚辰士子下第後相矜為詩曰吾獨不得于試事已矣安見外此之無足以見吾志者必欲就聲律諮詢可否不得已出向所擕唐試帖一本汰去其半與同學相訂而間以示人夫詩有由始令之詩非風雅頌也非漢魏六朝所謂樂府古詩也律也律者專為試而設唐以前詩幾有所謂四韻六韻八韻者而試始有之唐以前詩何曾限以三聲四聲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韻而試始限之是今之所謂詩律也試

詩也乃今日為律日限官韻而試問以唐之試詩則茫然不曉是詩且不知何論聲律且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並起而應之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復其句重其語兩疊其話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頸比腹比後比而然後以結收之六韻之首尾即起結也其中四韻即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今日為

試文亦曰為八比而試問八比之所自始則茫然不曉是試文且不知何論為詩夫含齒戴髮而不知其為生人不可也知為生人而不知生人之有心尤不可也夫為詩為文亦何一非心所為而乃有其心而不審所用詩有性情人實不解而至于八比則敷詞貼字而並不得有心思行乎其間今毋論試詩緊嚴有制題之法有押韻之法有起承開合領頸腹尾之法而即以用心論窮神于無何之鄉措思窅渺雖備極工幻具冥搜之勝

而見之而頤解目觸一若有會心之處遇于當前夫乃所謂詩也則是一為詩而飽食終日無事他求即道路憂患猶將藉之以抒懷況文心霏霏又烏能已舊本雜列無倫次且科年爵里多不可考會先教諭凡有唐入試題寫本略見次第因依其所列而周臚之并分其帖為四卷而附逸次所擬者綴諸詩後

家會侯選本詩序

會侯以舉文為世楷模世有甲乙舉文於會侯之前會

侯不讓也古文亦然而獨于詩則世之楷模猶是而會侯反嗛嗛焉予往與會侯同被召京師唱和邸里嘗謂君詩高警而劃滌上之無故朝邪廓之習而下之與時俗卑弇却之恐浼非嬗世何為而惜予之未讀其全詩也及予歸田後老不能詩而會侯亦汎汎置之人有以詩請者偶應去亦不大屬意間詢其舊作則曰亡于火𨓍者久矣康熙四十年客有請刻會侯詩不得無已取其舊時被選者一鄧孝威詩觀一王景州離珠集合收

其選刻而倂作一卷屬予裁定夫選詩未易事夫子定三百尚失貍首新宮諸什而昭明太子錄建安詩後多有議其饒軼美者兩家選本又安足甲乙吾會侯全詩而乃以亡篇之後搜討舊章如覩眞越絕于羣書註中輯佚生夏侯建逸傳于洪範五行春秋二類之內較全詩所見倍爲矜惜而且好其詩者將必由此而倍思其全詩則雖謂全詩不亡可也

壽昌禪堂刻周鄮山文集募簿序

甬東周鄮山以能文稱海寧查孝廉嘗為予言之予時求其文不可得既而予出走四方不相見而歿實不知其人之學之果何等也壽昌菊禪師與鄮山舊將勸緣于人而鋟其集以行于世夫釋門空空每欲損所有以益所無然不過以虛化執以福利化仁謂佛家緣業如是耳從未有為儒門作檀那者夫吾儒為文嘔出心血原與釋氏之攻苦鉗錘爐焰相去不遠而乃篇殘簡脫輒共燎草為灰滅則雖慈海相息者亦且並生其悲憫

之心而況居同方而行同倫其為鄮山所生平當不止
查氏一孝廉已也菊師居壽昌曾得天童開山塔而重
為新之其作佛門之旌幢者已非一日今復為是舉吾
方慶吾學之窮有旃檀海矣

重修示農亭合賦冊序

示農亭者戒示農事之所也故事孟春祈穀遂大布農
事而戒而示之于是乎有亭蕭山出東門數十步舊有
亭三楹合門房兩重佐以夾室每先春一日迎句芒之

神暨土牛駐于亭間然後邑長帥僚屬吉服盛樂鹵緌仗就亭迎之給春花東廳俗所稱東營房者而反而宴于縣東之東司翼日則勸農于亭西申以訓戒加勞酒焉謂之示農則是前王制是亭以重農故其為邑要廨已不待問矣況亭之為用每不止此吾邑當東浙之衝上官往來者絡繹于路嘗設亭餐頒亭燎坐上官中楹而休伍伯于門之兩傍因呼亭前水陪曰東馬埠門左勒一石曰輿隸息肩是其為迎春為示農止一二日而

其為郵驛之用日三接馬如是其不可已也近日以來亭傾者屢矣民間既多侵蝕而縣長惜費修廨之節錢其于迎春儀節又崇尚簡略且視勸農為贅事遂漫置不理而至于上官送迎則又以謙謹太過謂馬埠逼城每越至百步以外之武安廟前而其亭遂圯然其基壓猶在也自修志者不肖受侵蝕償賂其于官廨志中陰削去其名以漫滅之而于是告朔一禮無有司羊矣康熙四十年邑長鄭君蒞吾縣多舉廢事城東士民謂廢

之當舉莫如斯亭因合詞議復而縣上其議太守宋君急許之移檄到縣士民首事者踴躍趨辦先立一冊書而謁予以序予曰嗟乎不圖行年七十九尚得見斯舉以迄于瞑也往者城廓廬舍皆繫官築而今則官吏避事諸有興作第責之民閒而民又不足當此十室九空之際雖好任事鮮有克集于成者考之古築室之法惟賦力二者賦者斂財力者任役也是以召誥營洛周公必賦功屬役以爲之書此即左傳命役賦于諸侯之法

而力役所任必先賦斂非豫斂其賦必不能任其力以致有用況今所謂力必當合力今所謂賦必當合賦合者衆擎之謂也夫示農公事非東城之所能私而東城士民既爲之倡則以匄夫同邑士民合其賦而共成之毋論公家大事多寡惟命而即以寡論能輸一金以視夫修志之徒僅婁一金而甘剷舊章以滅其跡者其賢不肖何如也首事者誰四門國子莫時萼諸君也

淮安袁監州七十壽序

自六十歸田後悔經學未攄杜門閴書易論語大學及三禮春秋曰晚矣惟懼不卒業日暮途遠却筆札醻酢客有以詩文造請者直再拜謝不敏以故碑板銘誄及諸屏幛所有詞率人自為文而署予以銜雖詞有好惡勿計也而獨于淮陰故交則思之憬然語及之而惺然有道淮人事于予前者則心目俱瞿瞿然雖醉亦醒夢亦覺即倉黃造次亦必徐理其説而後已而況徒委我以文其但曰文惡不足重不如不文斯已耳其敢曰無

文哉兒子遠宗從淮歸道監州袁君年六十九矣明年丁七十載予西洮劉子嵩藩輩謀所以壽監州者而遠屬一言予方卧疾把素問一卷急起憶監州當日相遇何所往來何歲月其爲予較計者何事其鬚髮何等惜相別之久而垂老之容未及見也然而意念深矣夫天涯萍梗其所會合亦偶然事耳而身當憂患之日則望人倍切乃監州當日一似重有切于已者夫切于已者仁也切于已而厚遇之則不薄也夫嘉木以厚實成仁

而石薄則磷是以論語曰仁者壽而中庸言誠則每以博厚而進于悠久乃于監州之厚予在三十年前則其臻斯年也予必以為此積厚之效顧此三十年中其為厚于物而應食效者又不知凡幾也劉勃安先生者予老友也十年前為監州作序其言曰翁歷落人也矜于取舍而竊鄙夫澆漓之習不苟且然諾其于人也必使得于情而遠于不情且夫財賄羶逐權力𨇾張之世止見金耳翁特于義利之際辨之甚晰寧利物而不以自

利以故興于身發于後人譬之梓材翁塈茨而其子且丹雘焉所謂久也則是予文不足重而勃安之文其為可傳也如此予甞憶淮陰故交每引領不可見其幸厠同

朝而追隨有年者為李君太常丘君洗馬張君檢討吳君中允以至劉氏兄弟如吏部選郎山東督學使無不聯轡長衢講疇昔之好而勃安昭華則僅僅把臂于天安門下觀其對策而既而別去迄于今又十年餘矣

勃安年八十而予亦七十有八雖不能追隨耆英附至道之會而老人一星彼此同照然而尚有扶杖相憶如監州者則浸假十年以後予倘幸存在能挐筆猶願與勃安先生先後致詞而況于今也

鐵庵游黃山詩序

生平乏濟勝之具過岱勿前望匡山而不能登即巳陟太室而中道旋返未嘗越數峯而上宜乎藉觀覽以代游歷而乃篋無山經且曾謂人曰僕最不喜觀近人游

記人遂有譾于無登陟情者顧少時讀漢官儀而驚心偶閲謝客入康王谷詩輒把卷惟懼其盡則是能言山水者亦未始不好之矣鐵公居焦山數年而後入黄山既窮其勝抑復退居雲谷寺作黄山主人因之有游黄山詩越千里相示夫鐵公有道者也曩者于無何之中不知何所見而太白山人以為見道而許之使如來無象者而忽著之為有象而况山容儼然極人世變幻之形視之如指螺掌罄當下可信而且見之真而言之切

舉所見示人而人必不以為不可見之事則雖謂謝客之詩應劭之記畢陳于吾前當亦未有非之者而乃以予不善游將并世之言游者而盡屏之豈其然與

經義考序

經義考者諸儒説經之書目也古經定于六春秋以前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六名見於經解而其時夫子傳易于夏序詩虞卿論春秋各有經説行乎其間即至燔書以後尚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傳四篇列漢志中而

嗣此諸儒之説經者遂紛紛焉自宋人倡為論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而後之偽為文中子者直伸其語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亰于是談經之徒各大掃儒説而經學不可問矣考漢武倡制科以經義為對策之首而漢後説經之文皆稱經義今貢舉家猶以經義名舉文可驗也獨是予之為經必以經解經而不自為説苟説經而坐與經忤則雖合漢唐宋諸儒並為其説而予所不許是必以此經質彼經而

兩無可解夫然後旁及儒說然且儒說之中漢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左漢而右宋也漢儒信經必以經為義凡所立說惟恐其義之稍違乎經而宋人不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可信乎吾所信者義而已弟先立一義而使諸經之為說者悉以就義合則是不合即非是雖名為經義而不以經為義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顧命非周公所制禮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傳非左丘氏書者有疑孝經為六代後增

改非七十子所舊傳者而至于士禮則廢之周官經則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諸篇則直祛之詘之然且有誤讀隋書經籍志而謂尚書為偽書誤讀劉歆讓博士書而謂今所傳國風為偽詩者是無經也無經焉得有義予大聲疾呼以救經并救經義而不諒者遂謂予遵漢而惡宋豈不甚寃然而儒不說經不知書之有經也經說不備則并不知說之以經為義不以經為義也朱子竹垞知其然先定其為經從前人所增七經十經十

三經外而更廣一大戴禮曰此皆經也定其爲經而凡以經爲義不以經爲義者而既已有說則并從而共臚之曰此亦義也有說而義明有非其義者而其義倍明予方慮世之埽儒說者駕言窮經而故蔑其義以圖自便而又何暇乎左右而取舍之于是竭搜討之力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輯其儒說之可據者署其經名而分繫其下有存帙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考焉洋洋乎大觀哉甞按周禮春官以外史掌五帝三皇

之書而志其書名此列代史志所自昉也乃漢武藏書名之曰策而成帝求書天下命總其羣籍而合為縱畧其在經義則所云六藝畧者是也至後漢以四部立名而以經部為甲部歴魏晉六朝或稱新簿或稱舊簿而要之皆部記之名此趙宋三館所以直稱為書目而無有他也然而在官輯者如劉歆奏經畧班固著經部王儉撰經典志唐儒鄭覃輩之修經書四庫而自為輯者則如謝康樂之編經目阮孝緒之分經典錄各有機軸

竹垞曾館

內庭為

天子典祕書會其時方用兵滇黔再闢固未暇檢校而

籤帙之也其後下徵書之

詔敕天下經義之在學官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說經

之書于斯為盛然而未經甲乙也今竹垞于歸田之餘

乃始據疇昔所見聞合古今部記而著為斯編曰經義

考此真所謂古文舊書外內相應者乃其所分部則

敕撰一卷尊王也十四經為經義者共二百六十三卷廣經學也逸經三卷惟恐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𦂳緯五卷緯雖閱說經者也夫緯尚不廢而何況于經擬經十二卷此則不惟自為義并自為經者然而見似可瞿也其與經合耶是象人而用之也否則罔也又有師承三卷則錄其經義之各有自者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版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有徵繫者然而非博極羣籍不能有此家

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卷共三百五卷書成示予予曰嗟乎少研經學老未能就不及見諸書而年已七十九矣孟子曰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經學大著聖人之言畢見于斯世而生其後者復從此而有所考鑒則既寶其書為

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知有經并知有義也因卒讀而謹為之序

張中丞勸雨錄序

歲六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中丞張公偕行省觀察以下曁郡縣諸司並起禱祀雖雩壇多處所而要以城隍爲之歸以爲城隍者實五方五示所分主也乃自六月既望至七月合朔亦既見霡霂而禱祀不輟當是時予方病瘵痾僵卧西溪僧舍閒未之知也曁七月望後天愈熯禱祀者愈切一日兩詣壇却輿蓋屏左右伍伯閑訟停獄市禁戒魚獸諸屠殺予既病轉劇不能從而坊民

愛公者各出丁迎土龍十門諠然以為公從此可息肩也乃公翻止之曰此我事何為廢民業且徒衆雩請無費耶諭坊民令歸而民乃散去其曲恤民隱又如此既而公留壇謝師巫里老謂吾生平呼吸通帝庭頗受神答今若此乃為奏書曰寧損年無無年奏訖卜之報曰天書有成矣犬豕日當有雨既而壬戌癸亥日果雨於是鄉官偕士民營壇於城隍之祠為公祝釐者三日且有願減年以還公年者乃合著為勤雨錄而附之以詩

蓋有取乎魯僖勤雨之義也夫甘霖立沛往屬諛詞御史隨車襲爲故事矧以里門鄉官而頌當塗之賢勞非誣則諂而獨於公則實心實意格乎天而感乎人此在爲編氓者雖合兩浙千萬户鉥心劌腎亦安足以酢公德徒藉區區齒舌間以言詞誦公爲誼已薄而況明明口碑因避嫌而翻諱之則人各有心必不出此

壺山草堂詩集序

予僦杭州凡詩人文士無不把臂修往來之好而獨于

吳君介庵生未嘗相覯追屏世而始以壺山草堂詩集屬予弁詞叩其故則以愛吳趨之勝築草堂居之十年以來未嘗返梓林舊衎以故蹤蹟太稀聲問不相聞夫以錢江柳浦日搜探不暇而乃舍而之吳且相樂丘于東武之側一似子真之居吳市童子鴻之請墓于要離塚傍者斯其人固已殊矣乃披其詩則登覽十二贈答十三讌飲酬酢與感寄觸撫者十四而鯉庭倡和之作反十居一焉然且直抒其所得落落自好不詭隨于人

幾不知世之有唐宋與元明者夫人席朱輪之裔服食翫好悉狃于便安未能拔擢以超于人況儼然為是邦名士文譽翔藝林而乃龜解蟬蛻含揄枋之控而一壺自適文詞爛然逡巡與在庭之賢鶴鳴于和此其曠懷何如也其猶子尺晃吾小友也攜其詩來因率為題此而且以告之

朱氏易韋序

舉世皆言易而易亡然惟易可以舉世言之倘舍易而

言詩則邶鄘唐檜至今尚莫解其名舍而言禮則祇為人後一節而定陶濮國積為千六百年必不可釋之究獄况其他乎第易雖廣大任人可言而易之為易卒亦未有言及者予嘗謂言易有三一則易辭有着落一則與左氏史占相合一則包犧氏文王孔子同一易而無兩易而世之言易者皆不然名為言易而實自言其易不惟自言易而且自為作易易林之自為文辭司馬潛虛阮氏洞極之自為卦畫揚子太圜衛元嵩元包蔡沈

洪範皇極之自為策數為蓍數為揲扐之數可謂易乎如是而欲易之不亡何待巳朱子賛皇作易章不必言易也亦自言其易已耳而易可以見亦未嘗于易外自為易也亦就易言易已耳而其自為易亦可以見賛皇嘗與予講伶州鳩七律之學汎濫不竭其好學善辨有非尋常涯涘可窺見者今此言易其洸洋猶是也而口可得道指可得畫舉易之廣大而悉歸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中生平搜祕藏每恨史蘇靈臺無名氏翠羽

玉闕諸書之不著于世以為易學雖煩亦饒缺落何可當世有此書而不急覯之

湖州府志序

天下不可信者三一道經記黃帝君臣一姑布子家談人相有休咎一天下志書所載山川疆域人物居處斯三者皆不可信而或者疑之周官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并辨其人民財賦獸畜之數為作志書所自昉縱或未具亦安至如方術形法同類併斥而實有不然者小藝

荒畧無足取信斯已耳公然作訓方形國之書則凡疆埸倂離道里阨塞皆有居馭之勢繫乎其間而況風土之記誦四方之傳道其為王朝所採摭者覯物新舊並闡掌故于此而叵信則天下無信書矣曩時考吾浙諸志嘆其紕謬即職方首載九州東南其隸吾地者一會稽巨鎮而不知所在一三江大川而于浙東浙西並不識分屬何所遑問三男五女獸畜穀稻之璅璅者哉是以疇昔記載如顧夷吾之記山川劉道真之記錢唐酈

元註水經孔靈符著地志以及唐元和郡縣之記宋淳祐咸淳臨安之志皆誤讀禹貢史記及兩漢地理郡國諸書以秦始東渡為取道餘杭以漢西部都尉治在武林山以晉咸寧中開臨平湖為浦陽以西錢江以東以劉宋泰始間從海寧進軍趨蕭山回浦為從海鹽進軍趨錢唐同浦于在蕭作蕭志刋誤在杭作杭志刋誤亦何嘗不歷歷置辨而無如驕駁之極不可以條件爭也湖志亦然湖之地始著于秦漢而大顯于南北六季之

閒自三國以後人物之盛甲于西浙而其中記載失實則自明萬歷以迄于今作志者不乏而訛脫謬誤前後一轍鄭子芷畦者博雅士也胸有書卷曾讀廿一史而隱括之而出其餘技輯湖人之著于史者自序紀列傳以至表考分其門部兼别其義類先合仕寓土處諸人物而彙以成編夫然後遍及象緯山川郡縣田賦户口徭役以至食貨之煩穀畜之細圖記十二表八考八列傳十五藝文十二共一百二十卷夫志莫難于人物而

山川次之其餘又次之予向受寧紹分巡之聘請修吾越人物志而辭之不得至鑿坏而遁何則人物去取恩怨之府也今湖中人物什倍于越而當前世家大族其卓然名氏無容甲乙者亦什倍于越雖莅畦受郡使君之屬再四諄切乃不憚一身肩之殫心於新舊碑版之間會萃以成而三代直道皦然不渝則其才力之敏贍志意之峻潔亦可見矣至于山川戶口與廢沿革則又精于考核不復可疑如前所云者獨是故明一統志肇

乎洪武而成于景泰其間歴文臣學士共相纂輯而仍不可信今

國家文治大啓巳敕諸儒臣開舘撰一代之志賜名一統此必有大異于前者曾

王師北伐未集于成倘進芷畦之書而參稽之則以信徵信定鮮擬議其即以為天下可信之事自志書始未嘗不可也

隝里張氏族譜序

宋人立族譜稍合於先生收族之誼故世每遵之特是作者初意務在詳近惟恐惇叙有闕因之造譜亭以會生人而踵其事者誇氏族之盛祇彙一姓之名且顯者記其官閥而考其事蹟不問九河與九洛各有流派祇繪圖立系以冠之卷首而于是遥遥華胄之譏所不免焉吾邑張姓皆名族而源委不一隖里之派冠簪者累世越宋元迄今而詩書不替可謂盛矣顧歴世久遠難以考據即其先有神人當汴宋初年為工官捍江以死

勤事一如祭法所云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列代援報功
之典列在祀版此亦吾邑一大人物而即縣誌乘不載
始末不注爵里甚至有諱而無字有使銜而無授秩史
書家紀兩茫茫馬裔孫二監搜元時所著族譜得殘策
數簡力任修葺偕其弟南服仿所見所聞之例合遠近
而增損之顧遠不加詳近不過畧傳信而闕疑不檢不
濫即其顯著如神祖亦且斟酌擬議不加杜撰于其間
何其慎也予老不捉筆不作序頌而譜像紛投尤不敢

漫附一字而獨于張氏是譜有諄諄者世鮮才士以二監兄弟之才將必有文章大顯于時後人立言正當與前人立功有相需者此在吾邑且嘉賴之豈止鄭穆七族之有公孫羊舌十一族之有叔譽氏與

東陽杜雍玉詩序

當世有文人而無學人而今則并文人亦無之自避人山中曩時四方枉訊者多以五七字當乘韋之藉近且寥寥焉顧殘年相對由同里舊游外獨與東陽學人王

虎文父子曁盧子遠輩問以學術相往復而子遠競推其鄉人杜君雍玉為文章之雄子嘗為其先人杜見山先生作悔言錄序嘆是家有學其後必有繼起者而雍玉果以文名且出其所著楓庄詩遠屬論定夫詩之升降非一日矣漢魏不作降而三唐既而漸降為宋元每況愈下而世爭趨之何也以其便于不學也初尚謂詩有別情非關學力而今翻以學為累曰抒意而已致使市肆袒裸爭相齗齗而雍玉以學行之上自六義之三

原本風雅而下逮兩京安世三朝相和與夫黄門鼓吹軍中短簫諸樂錄皆能就其詞以彷彿其概然且古排律絶各有攸歸日與二三同志唱和于汝内飭其情文而外循其體製吟咏之間秩秩如也或曰子研經有年客以文序相屬者必瞋目揺手曰吾研經安暇而于斯獨娓娓焉曰子亦知斯文中之有學人乎

西河集卷五十二